

董郁青 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第三卷

上海三联书店

董郁青 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第三卷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 董郁青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7

ISBN 978-7-5426-4274-5

I. ①清… II. ①董… III. ①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6048 号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著 者 / 董郁青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装帧设计 / 曲晓华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mm × 1000mm 1/16

字 数 / 1928 千字

印 张 / 123

ISBN 978-7-5426-4274-5

I · 731 / 定价: 298.00 元 (全五册)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借机会逃出虎穴龙潭 报私情力荐曹操刘裕.....	1
第五十二回	会群英室中决大计 遇故友车上赠绋袍	19
第五十三回	呆王爷受愚失政柄 急先锋冒险立奇功	42
第五十四回	勒名器轻失大臣心 掷炸弹吓破奸雄胆	63
第五十五回	小人背义骗款失踪 悍将闻风行凶定计	83
第五十六回	戮钦差禅堂作法场 盗首级和尚指迷途	102
第五十七回	杯酒成功只身逃窜 海关遇险绝处逢生	120
第五十八回	素书传讯叔侄开颜 黑铁发声英雄共命	140
第五十九回	倡共和京都报敢言 保君主宗社党开会	159
第六十回	开舌战金戈二说服联星 撒酒疯丁元珍大骂纯立.....	179
第六十一回	虎豹同群磨牙互噬 鸳鸯戏水比划联姻	199
第六十二回	骗吃骗代表假革命 疯遇疯大闹真遭瘟	219
第六十三回	受牢笼甘心求保护 行密计开始议和平	239
第六十四回	书呆子大发勤王论 革命党偷递决斗笺	259
第六十五回	受惊吓代表中疯魔 演新戏名士遭毒手	279

第六十六回	谈剧情无心逢有意 显身手戏院变战场	300
第六十七回	杀子报胡运兆终穷 受禅台奸雄明示意	321
第六十八回	一门忠烈演假成真 十路诸侯挥戈反正	341
第六十九回	撤代表推翻和平会 拍警电吓倒帝王家	362
第七十回	皇太后下诏顺民心 宗社党转舵新面目	386

第五十一回

借机会逃出虎穴龙潭 报私情力荐曹操刘裕

从来邪魔外道，骗钱害人，一定没有好结果。不过如何仙姑报应来得这样快，真是出人意料。想她白天在汉口时，五千块洋钱，只需一场捣鬼，便稳稳飞入自己囊中，是何等惬意，何等快活。哪知连一夜全不曾过得，糊里糊涂就把性命送掉，不但五千元被人拿去，连平日骗的数万私囊，也一股脑儿尽被他人享受了。还上累老母，下累弱弟，俱都做了横死冤魂。虽说是满清气数已尽，革命起义，关系大局，但那何仙姑平日若不招摇，闭门度日，急切间也未必想到她身上。可见世界上安分守法的人，决无意外飞灾，不生心害人的人，也决不至为人所害。明白这个道理，那何仙姑一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闲言少叙。却说李虎臣伏在树上，把下面情形看了个清清楚楚。他虽然胆大，也吓得浑身发抖，差一点没从树上掉下来。直待那少年军官去了，他心中盘算：方才死了不少人，可是内中并无柱儿；或者仓促间，他们搜查不到，做了漏网之鱼，也算万分侥幸。我此时必须急速下去，将他救出险来。但是这房子里边，还留着四名看守的兵丁，他们全有快枪，这一下去救人，必定逃不开他们的眼，岂不白白地送了性命？然而，这树上又不是久居之所，天光一亮，再想下来，也不能了。我无论如何，必须先离开这险地才好。至于柱儿性命，只好听凭老天爷安排好了。他想到这里，轻轻从树上下来，站在后院中，默默打算。我纵然离开和家，这大街上全有革命军，我也走不开啊。方才看他们杀死家人的情形，凡是说北京话的，俱有危险。幸好我在南京多年，变口音倒还容易。只是想回汉口，恐怕很

难。他们一定派大队人马守住江岸，我便插翅也飞不过长江去。这事却怎么处呢？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久在这里等死。只好先逃出来，再做计较。

想到这里，便轻轻纵上墙头。向四下看，所喜下面并无人迹，连忙跳至街心。忽然心里一动，忙从背后把文明杖抽出来，放在地下，这个劳什子，是万万带不得的。又将卷起的长衣放下，省得被人看见，疑惑我是梁上君子。又摸了摸身上，并不曾带着一个钱。手提包还在和宅的书房中，此时想回去取，如何敢冒这个险呢？只可听天由命，到时候再打主意。虎臣此时心中，真是说不出的难过。有意大着胆子，向街上走去，少时天光一亮，必定被人获住，左右为难。忽然急中生智，我索性躺在街心，假装有病，俟等查街的人将我获住，我只说投亲不遇，犯了旧病，因此卧倒街上，无人过问，这样不但保住生命，或者还能得着机会逃出境外，也说不定。想到这里，他便趴伏在大街，不止地哼哼。果然过了不大工夫，天光已亮，但听得远远有呼哨的声音。少时履声橐橐，仿佛有人已经来到身旁。一个操湖北口音的说道：“哎呀！这是个什么人？为何大清早起卧在道旁？弟兄们将他叫起来，问一个清白。”紧跟着有一个军士，弯下身子，推了虎臣两把，说道：“快起来！你是什么人？为何在地下躺着？”虎臣一面哼哼着，微微睁开两眼，做出很惊疑的样子，要勉强起来，却又起不来，操着南京口音说：“老爷可怜我这遇难的人吧，我是南京下关的人，来这里投亲不遇，身上又缺了盘费。昨晚行至此间，眼前一发黑，便躺下动弹不得。老爷们救命，给我一口水喝，再帮我几个盘费钱，我急速乘船回上海去，就感恩不尽了。”旁边的小军官听他这样说，很露出惋惜的神气，说：“你们看他的相貌体格，俱都不错，如今流落在这里，倒着实可怜。你们将他架起来，先安置在咱们二哨的办公室里，给他一点茶水干粮。救人一命，也算功德无量啊。”旁边一个当兵的很不以这话为然，说：“陈老爷，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就往营盘里架？他倘若是奸细，在这革命时代，军令森严，岂不是自找麻烦。依我说先得搜一搜他身上，看有什么可疑的证据没有？”那军官点点头，说也好，你就搜吧。军士果然蹲在地上，向虎臣身上摸索了一番。摸了多时，连一枚铜元，一张字纸，也不曾搜出来。那军官哼了一声，说你还不放心吗？快把他架起来走吧。两个兵士，将虎臣架起来才要走，忽见墙边放着一支文明手杖，对军官道：“老爷你看那是什么？”军官伸手拾起来，便知道里边藏有

兵刃，按住了弹簧，倏地抽出来，却是明晃晃一柄东洋利刃。此时，那先说话的兵士立刻笑逐颜开，仿佛得着证明一般，向军官说道：“老爷你看如何？”军官很从容地将刀插入杖里，然后向虎臣问道：“这是你的兵器吗？”虎臣忙答应：“是的，不瞒老爷说，这是小人传之物，每逢出门时候，总要携在身边，以为防身之宝，老爷看着它好，小人情愿送与老爷，做一个玩物吧。”军官一壁走着，笑道：“君子不夺人之美，既是你传家东西，我怎好要呢！”

虎臣随着他在大街上行走，只见各街各巷，全有军队荷枪逡巡，一股肃杀森严之气，令人看着可怕。只见前面一座楼上，高揭着很长的白旗，旗子上面，龙飞凤舞，墨渍淋漓，写着五个大字：“还我旧山河”。再向前走，是巡道的衙门，衙门外的两杆大旗上，写的是“光复汉族，驱逐胡儿”。虎臣见了这种种标志，早已吓得心胆俱碎。心里盘算，万没想到武汉这地方居然出了这样英雄，一夜的工夫，竟自大功告成，立起革命的基础来。要照这样，只怕清朝的气数已尽，没有挽回的指望了。最可怜的是我那主帅瑞方，无缘无故拿出四十万现款来，打点了这宗差事，目前是否已到四川，尚不知道，沿路之上，一定凶多吉少。偏偏这位姨太太，又卧病在汉口，金钱衣服，俱在她一个人手中。大帅受怎样困苦，她是满不在意，却大捧地拿出洋钱来，给那骗人的妖妇。结果，连我同柱儿全受了拖累。柱儿的性命如何，目前还拿不定。我虽然假装有病，幸免于难，到底前途如何，更没有丝毫把握。最要紧的，设法先回汉口，从姨太太手中讨几个钱。速赶到四川，去寻大帅，劝他早早回来，不要卷入旋涡，白白送了命。

虎臣是一壁走着，一壁盘算，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一座庙中，便是二哨的办公处。军士们将他架至一间屋中，便是那陈哨官的卧室。放他躺在床上，沏了一碗白糖水，给他喝了。虎臣向伺候的军士和颜悦色地问道：“老总这样辛苦，我心里实在不安，但不知这位哨官老爷他贵姓大名？是什么地方的人？”军士道：“我们这位老爷，姓陈名学贵，是汉阳的人。他从前在吴军门部下，当过教练员，后来吴军门到江南去了，他便改投在李统领部下。李统领因为他操练娴熟，格外抬举，便补了这二哨的缺。昨天革命成功，陈老爷奋勇助攻督署，李统领又加他一个稽查衔，派他在街市上巡查。活该是你走好运，遇着了这位陈老爷。他向来是最肯方便人的，所以将你架到自己营中，还派专人伺候你，这真是福星照命。

要遇到别位老爷的手里，保不住拿你当奸细办了，还许送掉性命呢！”虎臣心中暗暗说了一声惭愧，面子上却做出惊恐感激的样子说：“难得陈老爷待人这样恩厚，将来如有机会，赴汤蹈火，也要报答他老人家。”

随又向兵士追问：昨天晚上李统领怎样起的义，总督衙门是怎样攻破的，难道镇标张统领也不出来抵抗吗？军士笑道：“这话说起来很长。你要知道，湖北全省的军权，表面上虽然操在张豹手中，骨子里面，却全是我们李统领的人。听说三个月以前，就有了预备了。我们统领手下，有三位大将，就是荀文、姜赞文、章兴文。这三位的本事，大得很呢！偏偏又遇着不知死活的祥呈，爱财如命，终日变着方法在我们军界里敲钱。凡营官以上的，每月全有报效，如其不然，便即刻撤差，毫不客气。连我们统领，也不知被他敲了多少次竹杠，其余大小官员，更不必说了。你想想，既不发饷，还要往大家身上要钱，谁能卖老婆去巴结他呀！只落得怨声载道，叫苦连天。这种军心，还不好鼓动吗？本来湖北的军人，早就下了种子，‘排满兴汉’四个字，是人人脑子里有的。再遇着这种时机，有人一鼓动，就不难立时爆发。昨天晚上大家围攻督署，那督署的卫队，并没有一个人肯出来抵抗，反倒做了引路先锋。最可笑的是总督祥呈，还躺在七姨太太房中吸大烟呢！我们大家在大堂上放了一排枪，然后由荀司令发出口号，将军队散布在督署内外。荀司令领着一队人攻进后宅，大喊叫祥呈出来答话，可怜他钻进床底下，哪敢出头。后来高低挨着屋子去搜，从七姨太太房中将他搜出来。他二人在床下还伏着不动，是由两个弟兄硬拉腿给拉出来的。这位总督两湖的大帅，面无人色，只伏在地上给荀司令叩头，什么老爷大人，什么祖宗亲爹，只求保全他的性命。倒是那位七姨太太很有骨气，指着荀司令大骂，说你们全是朝廷的命官，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要造反，还敢来威逼大帅！你眼前不要太得意，早晚朝廷发兵来剿，把你们这些人活擒住，碎剐凌迟，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荀司令冷笑道：没想到你这妇人，倒有如此大胆，也算难得。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嫁祥呈这个脓包呢？你要知道，我们此举，正是下合民意，上顺天心。满人窃据中夏，快三百年了。我们汉人，受种种虐待，好容易人心觉悟，大家同心协力，恢复我们的旧山河。你还拿朝廷两个字来吓唬谁？我本当将你这贱人一枪打死，姑念你胆量不小，暂行留你的性命。我只先和祥呈算账。你这数月以来，克扣军饷，贪图

贿赂，所有的银子现在哪里？还有你那总督的印信，也得一并交出来。如若迟疑，休怪我不给你留面子。祥呈为人本是爱财如命，听说要他拿银子，便有点迟疑不决，白瞪着两眼，半晌答不上一句话来。荀司令骂道：你这看财奴，死神临头，还不肯说一句痛快话。你难道赖着就能白白地放你过去吗？祥呈又央告道：我情愿叫藩司将数月积欠的军饷，一律发清。就请你们高抬贵手，饶了我吧。荀司令大笑道：你这时候才想起欠饷来，已经晚了。我们大家是为兴复汉族，驱逐胡儿，并非是为区区欠饷。至于藩库里面有多少银子，当然由我们革命军政府处理一切，难道还能由着你行使两湖总督的职权吗？后来祥呈也不知怎么说错了一句话，把荀司令招恼了，抽出指挥刀来，劈面便是一刀。幸亏祥呈躲闪得快，未曾劈中头颅，却把左耳砍去了一半，立时鲜血淋漓，疼得祥呈在地上乱滚乱叫。荀司令派督署卫队，暂将祥呈一家人驱入后花园，圈禁在一处，不许自由行动。然后将督署搜检了一番，只现洋钱一项，搜出一百多万。其余珍珠细软，不计其数，俱都上了封条，听候李统领处置。又在督署门前，悬起革命的五色旗帜，请李统领在署中主持一切，把阖城的文武官僚，俱都传来。大家会议，听说大家公举提学使王彭年，暂时管理民政，主持一切。王学使再三推辞，不敢承当。后来激怒了章兴文，拔出刀来说道：你是汉族的男儿不是？我们凌千险，冒万难，为汉族争光。你这懦夫毫无心肝，还想做满清的忠臣，我今天非杀你不可。不但杀了你，连你一家大小，斩草除根，索性同满奴一律对待，看你怕也不怕。王彭年一看这神气，早吓得魂不附体，连说我情愿担任，章将军你快不要杀人。大家见他承认，又哈哈大笑，说大人真明白，本来你不担任，还有谁能担任？听说他今天已经接任了。民政长的告示，全发出来了。李统领已经给各省去了电报，请求一致宣告独立，做排满兴汉的表示。至于以后如何，连我也不知了。”

虎臣听这军人唠唠叨叨，说了这一大篇，心想越闹越大了，我无论如何，得先脱离这地方，给我家主帅报一个信，好叫他早早逃生，别被他们杀了才好呢。他正在踌躇间，哨官陈学贵从外边回来，先到自己屋中，问虎臣的病可好了吗？虎臣再三致谢，说小人这是宿病，只要犯过去，将息半天，自然就会好的。承陈老爷这样优待，我得怎样才能报答你呢？学贵笑道：“我既然救你，你也用不着报答。我今问你一个人，你可认得吗？”虎臣道：“不知老爷问的是谁？”学贵道：

“你既是南京人，南京巡防营营长王文豹，你可认得他这个人吗？”虎臣笑道：“岂但认得，我们还是旧同事呢，当日在巡防营，他当哨长，我当什长，我们在一个哨中，彼此非常亲密。后来我因为改业为商，才抛弃了营盘的饭碗，但是逢年过节，我还寻他去谈一谈。他待旧朋友很好，见了面总要留着吃饭，不知陈老爷打听他做什么？”虎臣这一套话，确乎不是鬼话。因为他自幼从军，实在同王文豹是旧友。不过他随瑞方到南京时，已经是堂堂督署的武巡捕。文豹在巡防营中，仅仅是一个小哨官。虎臣很替他出力，在巡防统领吴军门跟前，一再给他说好话，因此才提升了营长。在陈学贵面前，如何敢说实话？因此只承认同文豹是同事，其余的话，却一字没敢提。反倒追问学贵打听他做什么。这正是虎臣乖觉地方。陈学贵信以为实，不觉鼓掌道：“妙极了！这样我不妨对你实说吧。那王文豹亦是汉阳人，我们同乡，只是没有甚厚的交情。我听说他确是一条好汉。如今革命已经成功，最要紧的是得把南京取过来，顶好有一个人肯做内应，这事便易如反掌。王文豹是一个最适宜的人，而且手下又有兵。他如果肯反正，南京便唾手而得。如今须有一人肯冒险去游说他，这真是一件奇功，无意中却落在老兄身上，真真是妙极。”虎臣连说：“不敢当，陈老爷你怎的同小人论起兄弟来？”学贵笑说：“我们全是军界中人，不论兄弟，论什么呢？方才是小弟疏忽了，也忘了请教贵姓台甫，怎么称呼。”虎臣随口应道：“小人姓季名叫一飞。”学贵道：“你以后不要大人小人之说，我们既同是军界中人，以后彼此借重的地方很多，用不着客气。我今天同你说的，确是心腹话。你既同王文豹有渊源，回头我见荀司令，索性保荐你干这奇功。果然得了南京，你稳稳的营官可以到手。”

虎臣一听，心想这事太不妥当。前几天随钦差到省来，那李天洪同军界高级长官全同我见过不知多少次，此时我岂能去见他们。必须想个法子，辞脱了才好。随答道：“陈老爷，我此次情愿冒险到南京，去说王文豹，纯粹是为报答你相救之恩，并无贪功求官的意思。再说我近年营商，到处自由，觉着比在军界强得多，也决不再想那种营生了。最好你放我偷偷地去，等到那里，我急速给你来信。如果事情可成，你便禀知上官，只说是你派去做的；倘然风头不利，你再想旁的主意。这个法子，是再妥当没有了。千万不可惊师动众，你想何如？”本来军界人，全有争功好胜的心。虎臣这一席话，在学贵听了，是正中下怀，不过面子上还要

谦让几句。后来又筹划到怎样才能离开省城，先到汉口去呢。眼前正在军事戒严时期，江岸上遍扎着革命军，就是插翅亦飞不过去。学贵踌躇了多时，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说这样吧，汉阳本是我的老家，我家中还有六十多岁的娘，这是上官全都知道的。我只说接着家信，老娘想我想病了。我本当回家省视，因为正在军事紧急，不敢请假，特派本哨正兵季一飞拿着家书，同几十块钱，过江去探问我的老娘。求本哨的营官转禀司令，料想没有不准的。俟等他准了，你便可以安稳过江，一点阻拦亦没有了。请想这个法子可好吗？虎臣连应道：“好好，这样做去，非常稳当，就是上官也决不能批驳。陈老爷你赶快进行吧。”学贵忙吩咐哨书，备了一件公事，当日便送到营部去。营长姓孟，同陈学贵本是盟兄弟，当然格外关照，即刻呈到司令部。司令荀文，不但准如所请，还另外发了四十元钱，给陈哨官带回家中，作为老母甘旨之奉。又填了一张司令部通行的护照，一同发交营部，饬陈学贵具领。学贵得了这消息，非常喜欢。第二天一早，将通行证同银元，一概交与虎臣，又亲送他到江边，再三叮咛，方才握手珍重而别。这时候革命军在武汉，已经打通一气，镇守汉阳的是章兴文，同着蔡杜两员大将。虎臣过江后，当然是办他自己的事。总算上天见他一颗忠心，才给他这机会，放他逃出龙潭虎穴。他以后果然奔到四川，凌千难，冒万险，盗取瑞方死后的首级，归葬京师，真不失为义烈之士。自有后文交代一切，暂且按下不表。

如今折回头来，再说李天洪在湖北军界一二十年，平素以老成谨慎著称，为何忽然想起革命来？而且是一鼓成功，这岂不是怪事吗？阅者要知道，这件事并不足怪，本书上文已经完全表过了。总督祥呈，生有钱癖，所以叫赛和峤。他自到任之后，第一个本想敲张豹，偏偏张豹有一位好夫人，不但把祥呈运动好了，而且同他七姨太太结了干姐妹。只有李天洪不识风头，又不肯花钱运动，结果闹得把督中协丢了，连带把镇统也革掉。幸而有三文帮他的忙，替他筹划，替他拿钱，算是降为协统，保全了一镇的兵权。哪知紧跟着又来了这瑞钦差，同祥呈大闹意见，又故意撮弄张豹。他俩受了钦差的气，全疑惑是李天洪暗中主使，彼此的嫌隙，便益发深了。瑞方走后，祥呈便把李天洪大大申饬了一顿，硬说天洪这一镇人，全是革命党。他平日管束不严，俟等查出实据来，不但奏参革职，还得重重治罪。天洪本是忠厚人，哪里禁得这一吓，回到公馆，暗暗同三文商议。姜

赞文性情急躁，听了立刻便跳起来，说：“索性反了吧！他既说我们是革命党，我们索性就革他的命，倒看怎样？”荀文道：“且慢，我们目前已经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了，何必还这样沉不住气呢？实对统领说吧，目前这十三镇全军，已被我们三人分头说好，只等时机一到，统领下一声动员令，立刻就变为革命军。也用不着他祥呈派人调查。我们事前也曾向统领计议过，不过近两三个月的动作，尚不曾向统领详细禀报。我们的意思，只要等十二镇一齐就好了，然后再请示统领，决定举事的日期。但是看这神气，愈逼愈紧，恐怕等不得了，只好禀知统领，我们亦好提前预备。”天洪听了这话，虽然心中还有点游移，但事已至此，骑虎难下，只得咳了一声道：“也罢，以后丧身亡家，听之三兄；化家为国，也听之三兄了。不过最要紧的是十二镇，如能将十二镇说妥，其余皆无可虑。”章兴文道：“统领自请万安，十二镇的军官士卒，比十三镇还容易说呢。他们全是三四个月不曾领饷，提起祥呈、张豹来，咬牙切齿，恨不寝其皮食其肉。他们每逢见了十三镇的人，便说你们是天大造化，遇着那样好统领，不但不克扣军饷，还自己拿出钱来垫发军饷。像我们真是造了大孽，遇着张豹这个统领，不但扣饷不发，还勒逼着叫我们掏腰包，孝敬完了他，还得孝敬祥呈。我们手下的弟兄，全急得要变了，他们连正眼看一看全不肯。这样的上司，还伺候他做什么！我们情愿去报效李统领，不给钱也是乐意的。统领请想，他们十二镇的军官，全说出这样话来，要劝他们投降，还不是易如反掌吗？”荀文接着说道：“并且十二镇的标统，如蔡大猷、杜公衡，全同我是拜盟的兄弟，只要将标统运动好了，其余全不成问题。至于十二镇全体军官，同张豹要好的，只有杨得胜一人。偏偏他又出了差，随瑞方到四川去。这不是难得的好机会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李天洪也觉着这事有十分把握，便不害怕祥呈的话了，只商量将来怎样定期举事。

在这时候，还有一件意外的事，更足坚天洪举事的心，原来项子城在河南彰德，处心积虑，也想要推倒满清，特派他的心腹爪牙，到各省相机行事。湖北军界不和，及一切内讧情形，项子城早探得清清楚楚，特派他的心腹将官梁志忠、郑尔和秘密到湖北来，同三文在暗中接洽。言明：项官保情愿助一臂之力，将来事情成了，富贵功名，大家同享；倘然不成，官保还能保险，决不致受什么意外之祸。大家全知道官保的势力很大，别看他退职在野，门生旧部却布满全国。一

朝有了机会，他登高一呼，立刻便能全国响应。如今他既派心腹来接洽，这事更有了十分把握。所以，三文在暗中进行得非常猛速。

偏巧，又出了一种促成的机会，就是那不知死活的何仙姑，同张豹的夫人，及祥呈的七姨太太，结了异姓姐妹。那庄夫人常对她说，李天洪是心腹之患。何仙姑听了这话，便乘隙而入，说李天洪既是心腹之患，为什么不锄治了他，却留这祸根呢？庄夫人道：“谈何容易，他既没有显著的罪名，而且又有一镇兵权，就是大帅想锄治他，还不易做到，何况我们呢。”何仙姑笑道：“这话太笨了，我们想锄治他，只需神不知鬼不觉，便要了他的性命。何须鸣锣响鼓，用军法治他呢？”庄夫人尚未答言，七姨太太抢着问道：“姐姐你可有什么妙术吗？你如果能做到，我能叫大帅谢你一万两银子。”庄夫人也说：“妹妹你既能拘神遣将，害死一个人，料想算不得什么，这事简直就托付你办吧。”何仙姑见二人已经入壳，便又装腔作势，说这事可使不得，我们是修道人，怎能无故害人性命，这事还请你两位另寻高明吧，我是断断不能做的。二人见她如此推脱，又再三央求，高低由七姨太太说定了，事成之后，酬谢一万块钱，眼前现拿出三千来，作为施法时一切零费。庄夫人做保证人，仙姑才答应了。七姨太太回来，对祥呈说知，并叫他立刻拨三千块钱。祥呈正在怀恨天洪，一听说有人能将他治死，不觉喜上眉梢。但是先要拿出三千元来，他未免有点肚痛。怎当得七姨太太瞪圆了眼睛，非立刻拨钱不可。祥呈无法，只得依着她，从账房支了三千元钞票，交付姨太太手中，由他转赠仙姑。何仙姑得了三千块钱，当然得要装模作样，摆出些法术来给大家看。于是用桃木修了一个人形，给他穿上军装，又变着方法打听得李天洪生辰八字，写在木人的背上。每逢三天作一次法，等到七七四十九天，保管天洪暴病身死。庄夫人同七姨太太，看了她这种动作，莫不信以为实，说仙姑的神通广大，法术无边，额手相庆，以为指日间便可将这眼中钉去掉。哪知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和太太公馆中，新上了一个男仆，名叫祝成。此人当日也入过军籍，在十三镇充当马弁。因为喝酒醉了，耽误一件公事，不曾送到。按营盘的规矩，本应打二百军棍开除，是天洪格外恩厚，只将他开革了，却不曾打他一下。因此，祝成提起李军门来，便感激得五体投地。这一次何仙姑诅咒李天洪，并且暗中作

法害他，祝成看在眼里，直气得要疯。便辞了事，到李公馆来报告，自称有机密大事，必须面禀军门。号房上去给他回，正赶上天洪同章兴文在密室中会议要事，听说祝成要面见告密，天洪还记得他，便吩咐传他进来。祝成上来，叩罢头侍立在一旁。天洪和颜悦色地问他什么事。祝成拿眼望着章兴文。天洪笑道：“你自管说，不用避讳，章老爷亦是我的心腹。”祝成这才从头至尾，详细说了一遍。天洪哈哈大笑道：“我当是什么机密事，原来是为这个。好好，自请她去作法，我问心无愧，还怕她的妖术吗？”章兴文在旁答道：“统领宽仁大度，诚不可及。但这事据标下想，妖妇的邪术，还是第二问题。唯有祥呈、张豹两人，处心积虑，必欲将统领置之死地，不惜出此卑劣手段，以偿其愿，实在可恶已极。若不早早下手，难保他不再出别的辣手。莫若乘此机会，宣布他们的罪状。只要本部军士，大家齐心，不愁不能一鼓成功。”天洪想了想，说你这话说固然也对，但是十二镇的真意如何，目前尚无十分把握。只要他们不持异议，不拘那一天，全可以起事。祝成暂随你去充当护兵，千万不可露一点形迹。你同他们几位，可急速联络，相机行事。也不可太操切了，要紧要紧。章兴文答应下来。

偏巧过了两天，总督祥呈发出一件公事来，分投十二、十三两镇，是定于某日要在省城会操。其实骨子里边，是要借着会操的机会，收缴十三镇的军械，并逮捕李天洪，这是同张豹预定的计划。张豹利令智昏，还认着十二镇全是他的心腹呢。自接着这一件公事，便兴兴头头地饬知两协，急速动员来省。原来十二镇的人马，只有辎重、工程、马炮各营在省城，其余两协步兵，全分驻在汉阳。蔡大猷和杜公衡两个协统，早被章兴文等说降，只等机会一到，便倒戈举事。偏巧祥呈要调他们来会操，这真是想不到的机会。因此接到公事，连一天也不肯停留，便下动员令，即日开拔来省。何仙姑在江中遇着的船，便是这两协军人。

及至到了省城，大家一会合，没等到第二天会操，当夜夜间，便联合在一处，共同起事。可怜祥呈同张豹还在睡梦中。攻总督衙门的是荀文，包围张公馆捉拿张豹的，却是蔡大猷。张豹吓得魂不附体，战战兢兢地会见蔡大猷，说贤弟咱们同事一场，何忍残害我的性命，只求你开一线之路，放我夫妻逃生，所有银钱产业，我情愿尽数献出来，作为买命之资。蔡大猷哼了一声，说你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咱们十二镇中，欠四个月军饷不发。我试问你这些钱，全跑到哪里去了？

张豹道：“贤弟，你不要错怪我，军饷不发，全是祥呈一个人吞没了。愚兄为这事，也曾三番五次向他力争，怎奈他执意不发，愚兄也莫可如何啊！”蔡大猷道：“你不用全推在祥呈身上，我试问你这半年工夫，你在汉口汇丰银行存了八十万现款，这不是克扣军饷，是从哪里来的？你想叫我放你夫妻逃生，从此迁居租界，做一世的富翁，何等快乐。你真是痴心妄想，我如今只将你带了去，面见李统领。他若肯放你，我也决不作梗。他不放你，也休来怨我。至于你的夫人，你不必担心，他是庄中堂义女，我是中堂的门生，无论如何，不能难为了她。回头我派几名得力军士，在你公馆看门，无论何人，不能随便进来，这你总可以放心了。”蔡大猷说至此处，庄夫人早从里屋哭着出来，向大猷再三哀求。说贤弟，不看旁人，还要看在先中堂面上，饶了我的丈夫，不要带到李统领那里去了，不怕统领想罚他多少钱，我情愿担保一个也少不了，只求贤弟替遮盖遮盖，保全他的性命，愚姐就感激不尽了。大猷道：“夫人你不要糊涂妄想了。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托何仙姑用妖术谋害李统领的性命。这件事实在犯了大忌，若非我同杜公衡再三替你求，连夫人也要一同逮捕的。你如今只认万幸，在家里候信吧，不要再替丈夫求了。你自管放心，我虽带了他去，但凡能保全他的性命，我决不能袖手不管。要想私自放他，那可是万万做不到的。”庄夫人听说她的秘密被人泄露了，早吓得粉面焦黄，手足无措，也不敢再替张豹求了，只是叩头求大猷格外关照。大猷答应了，带着张豹同去销差。却派了八名护兵照应张公馆，替他把门，不准旁的军人擅进。

一夜工夫，革命已经成功。章兴文出主意，叫用缓军计，先不要把实在情形报与北京知道。只含糊其辞，仍用祥呈的名义，给中央去了一个电报，只说武汉起了革命军，却被官军立时扑灭，目前正在搜剔余党，办理善后云云。这电报拍出去，所为稳住中央，省得立刻派兵来剿，然后好从容布置一切。要不然，驻汉阳的各国领事，一定有电报到北京，夸大其词，反倒叫政府有了预备。果然这个电报出去，摄政王正在用晚膳，领班的内阁大臣恩亲王，拿着这封急电，立刻要面见。太监于得海，是专伺候用膳的，听说恩亲王即刻求见，心中不大耐烦，自己出来对恩王发话道：“你老人家，怎这样不晓事？王驾正在用膳，谁敢去惊动他。难道再等一刻，就迟误了不成吗？”恩王也着急道：“于掌案的，你不要

抱怨我，若非有了紧急大事，我不会在府里休息，跑来求见什么。你要知道，湖北起了革命党，连省城都快失陷了。这样大事，还能够迟迟等等吗？你快上去回奏，不要再费话了。”于得海听见革命党三字，知道关系重大，不敢再说什么了。立刻跑上去，见了摄政王，贸然回道：“恩王即刻求见，说有大事，一刻不能延缓，请示爷见他不见？”摄政王听了，将筷子向桌上拍，骂道：“混账！你没见我正在用膳吗？难道一刻都不等，必得立时见他。”得海挨了骂，吓得跪下回道：“请爷息怒，奴才本不敢回，因为恩王说是湖北出了什么革命党，省城失陷了，奴才想，这样大事，如不即刻回奏，倘然误了军机，谁敢担此重咎。所以才大着胆子，惊了爷的驾，奴才罪该万死。”摄政王听见“革命党”三字，也吓了一跳，饭也顾不得吃了，吩咐于得海，快把恩王引至膳房问话。恩王进来请过安，便将电报呈上。摄政王忙接过来观看，匆匆的也不曾看清楚，便问恩王道：“这样湖北不是已经失了吗？”恩王忙躬身回道：“湖北尚未失陷，电报上说得明白，是革命党勾结十三镇军人起事，幸亏祥呈应变有方，急调十二镇到省城，立时扑灭，幸未蔓延。目前正在办理善后，请示朝廷怎样处置。”载沣听罢，心里略微安静一点，又重新将电报看了一遍，方才看明白了。问恩王道：“依你的主意，怎样处置呢？”恩王道：“这事只有赶紧复一个电，叫祥呈加意防范，然后再下一道旨意，对于此次出力有功的军队，先褒奖一番，并责成尽力保卫地方。再分电各省，从严搜查革命党。如此办去，不知王驾以为如何？”载沣想了想，也只有如此，想不出旁的高明法子来。随答道：“好好，就是这样吧。你急速下去办理好了。”恩王退下来，同余双仁、拉同，又斟酌了一番，然后分投复电下旨。

余双仁是一位有阅历的老官僚。他看了这个电报，便知道内中不妥。对恩王道：“这事据晚生看，恐怕湖北的形势不能这样简单。果然是革命党勾结军队，扑灭也不能如是之易。王爷总是加细探访一番，别等到临时措手不及。”恩王一想，这话很对，便问余双仁向何处探访呢？双仁笑道：“这事讲不得叫外人耻笑了。王爷只向使馆中一问，便可知道详细情形。”恩王道：“这样大事，我们自己不知道，反倒要向外人打听，面子上太难为情了。”恩王才说到这里，忽然茶房上来回道：“外务部尚书周大人，说有要事，面见王爷中堂。”余双仁一听，笑道：“好了好了。”原来这位外务部尚书姓周名福来，是广东人。当年曾文正遣派留学生到英国去求